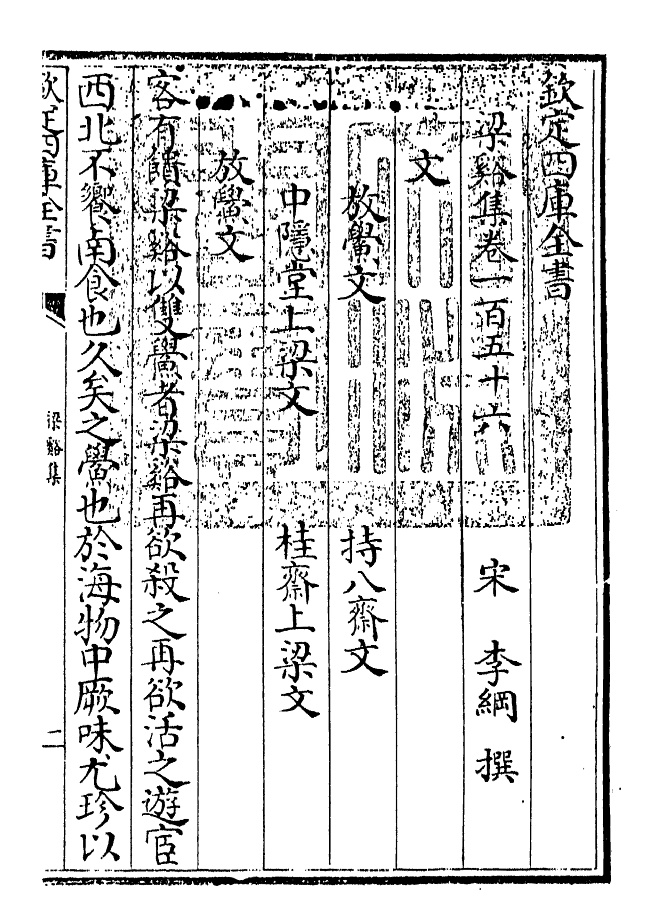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六　　宋　李綱　撰

文

放鷴文　持八齋文

中隱堂上梁文　桂齋上梁文

放鷴文

客有餽梁谿以雙鷴者梁谿再欲殺之再欲活之遊宦西北不饗肉食也久矣之鷴也於海物中厥味尤珍以

是義故欲再殺之然觀其形則負介而重遲察其情則若無罪而就死地庖治之法必以斤斧生加斬剉而後可食在彼者受無量苦而又一鱉之中有百千子殺一鱉則百千子皆隨而死在我者造無量業以是義故再欲活之疑而未決置于庭中是夜梁谿夢二人一大一小拜於几案之前若從人之適謹而祈禳者叱之不去其拜不已驚寤而寤徐思所以豈時皆之鱉而為此耶期以明日尚生則舍之旦而視諸庭中則大小相隨蹣

跚然固自若也梁谿喟然嘆曰嘗一臠之味厭口腹之欲而使彼受無量苦使我造無量業且輕重為何如因命小舟載之谿之中流而放焉或者曰萬物之最靈者人也人不能見夢于人孰謂鱉而能之乎梁谿曰不然善惡之法皆由心造方予之得是鱉也殺活未決疑而置之則一念之善已周圓矣彼感于夢寐之間者乃吾之心鱉何與焉雖然清江之使見夢于元君龟中之蛤見夢於楊傑自昔以黽類而能感通于人以全其生者

多矣奚獨于此而疑之或者又曰鱟生於南海鹹波之中今置清谿處非其所又喜暴殺于沙泥之上人且見而取之其於死也何擇梁谿曰不然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吾之放是鱟也赦于刀几而錯於安全之地知達我心而已矣處非其所而他人得之吾何與焉昔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以釁鐘以羊易之而孟子以為仁術子產命校人畜魚于池校人欺而烹之子產以為得其所哉自昔達其心而不恤其往者多矣奚獨

于此而謂之噫有血氣之類者好生而惡死物之與人均也以强淩弱暴殄天物遞相殺害無有休已故佛菩薩設為戒律使持戒者戒殺為先今予雖未嘗殺而亦未嘗持戒則于殺有時而不免焉自今以往當持殺戒實由兹釁始姑為文以識之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谿居士云

持八齋文

齋潔也不飲酒不茹葷以潔已焉儒道釋三家皆有齋

其為齋則同而所以為齋則異儒家之齋以奉祭祀而致其明故君子於齋必變食惟去其物之可昏潰志意者道家之齋以養神氣而致其清故雖五穀猶將辟之而況于血毛之薦乎惟釋氏之齋非獨其致清明而已也又寓之以愛物之仁脩身之智焉其說以謂有情之類含血孕氣羽毛鱗介皆具佛性好生惡死與人均也强弱相陵愚智相欺取于網罟圈穽之間置于刀几鼎俎之上炮熵臠割以自充飽仁者不為也人之與物萬

死蔦生猶如車輪互為高下今食其肉後必報之遞相噉食無有窮已智者不為也以是義故使之持齋茹蔬一食永斷諸業有未能者以漸教之或持六齋或持八齋或持十齋半月一月以達終身非善方便孰能如此余自今夏觀閲藏教以酬宿志始持八齋凡遇朔望三日八日必齋雖于肉食未能一切斷去庶幾有進無退至于永斷而後乃已因為文識之以記歲月使異日無負斯言有所考焉時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谿居士

云

中隱堂上梁文

梁谿十里貫震澤以旁流惠山九峰據兌方而高峙崇岡茂林環于後梵宫琳館參于前爰卜我居為終焉計不奢不陋粗合于規模匪丹匪青詎慙于輪奐道其吉日舉此脩梁面平池之渟瀠旁小閣之崷崒松竹交陰蘭菊騰芳不朝市而不山林於焉自適有龜魚而有泉石可以相娱方將絶學忘憂杜門養拙卧北窗而風至

竊自謂羲皇上人耕南畝而秋成猶可樂堯舜之道引
壺觴而宴朋舊詠圖史以親弟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足知止夫復何求
兒郎偉抛梁東習習春皐轉谷風舒嘯但能同靖節醉
鄉何必記無功
兒郎偉抛梁南梵宇琳宫氣象參日射樓臺增壯觀風
傳鐘磬助清談
兒郎偉抛梁西九峯秀色照梁谿面野已開清貴閣臨

流更築釣魚磯

兒郎偉拋梁北千里雲烟瞻紫極山林幸遂麋鹿心犬馬敢忘天地德

兒郎偉拋梁上璧月珠星森萬象此心惟有彼蒼知屋漏期無愧于仰

兒郎偉拋梁下大地山河同一馬此心暫寓太虛中一區聊作逍遥者

伏願上梁之後凡弟無故朋友方來化日舒長獲潛心

于聖道豐年和樂助擊壤于堯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桂齋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茲為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于僧園結數椽之茅宇雖懋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鑪峰之草堂繼惠遠虎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修梁突兀東山揖靈源之勝槩呂巖西嶺藉髙木之清陰剪刜荆榛既開三徑疏治平聲湞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滋蘭蒔以共

晼埶芝朮而接畦嘉橘芬芳綠笆露重荔支璀璨丹實星垂芳菲不絶于四時泉石粗供于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閒無猿鶴之驚怨逢戸常關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一觴一咏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備極古今之變嘐嘐然放杖而笑莞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頗究無生之學登山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謡聊

陳郚志

兒郎偉抛梁東日上千峯海氣紅未向扶桑倚長劍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抛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願長庚斂鋩角最憐新月掛娥眉

兒郎偉抛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抛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高秋帝

座熒煌明紫極

兒郎偉抛梁上合壁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抛梁下秋色初來正瀟灑已斷謝傅臥東山更愧裴公開緑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不愁羣盜爭席漁樵之侣誰識故侯採薇散髮而為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六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七

宋　李綱　撰

說

種花說

樂全翁晚節於世味無所嗜惟酷好種花凡遠方絶域

嘉葩異卉有可觀者無不求也求而得之植于小圃之中雖祁寒隆暑熟非其時亦無不生者以故圃中之花色色有之既以自娱又以娱客雖他處少其比非特甲於沙陽而已梁谿暇日過而問焉曰子之嗜花有説乎樂全曰然人之嗜花爲物所轉玩顔色之美好嗅馨香之條鬯足以悦可其意斯已矣吾之嗜花獨觀其變雷風之所震蕩日月之所照爛雨露之所滋潤雪霜之所凌挫或出其芽或敷其英或歸其根或成其實四時之

變無窮而花之變亦無窮也方時未至若閉若藏不可強之使開及時既至若憤若怒不可抑之使歛開已而謝則雖天香國色飄零委落復為臭腐莫可得而留也況其餘乎吾嘗以是觀之則生生化化之理在吾目中矣梁谿曰然則子之種花有道乎樂全曰然人之種花助之以人動揺以觀其跡窋爬剔以驗其死生而花之憔悴者已過半矣吾之種花全之以天相其土壤以培壅之時其旱乾以灌溉之遂其根本而封植之順其枝

葉而芟治之不益其生不害其長蒔之若子置之若棄任其自然而不敢容私焉彼花之性各不同也或喜陽而惡陰或愛寒而畏暑利燥者宜高利濕者宜下習于其性而人之與花相得于思為之表則遠方絕域花之植于吾圃者不異植于其土也雖欲不碩茂而蕃滋得乎梁谿欣然曰吾聞樂全之言得養生焉自吾一身觀之由少得壯由壯得老爪生齒長筋轉脉搖無須臾停而髮之鬒黑者浸假以白膚之充盈者浸假以皺生減

之法念念遷變而況于吾身之外寵辱窮達是非利害耶其來莫禦其去莫止是物之儻來寄也不似夫花之榮枯代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不以人滅擇其善而固執之則仁義禮智之端油然生矣彼揠苗助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未有能生之者也然而人之賦性亦各不同尊主强國者寓意于功名游居講學者服情於理義蹈山林者遯跡而長往履廊廟者撫世而進為各適其適而相忘于江湖則其性得矣若夫屈折羈

束而強其所不然其不病者幾希不似夫花之得性則遂茂而失性則枯槁乎雖然觀花以變而有所謂不變者存全花以天而有所謂相天者亦不廢焉内求諸身則所以養生者亦若是而已矣樂全曰唯唯因敘其語為種花說以自警云宣和庚子孟夏寓軒書

醫國說

古人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疾然則國可醫乎曰可若之何而醫之曰天下雖大一人之身是也内之王室其

腹心也外之四方其四肢也綱紀法度其榮衛血脉也
善醫疾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而視其榮衛血脉之何如
善醫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而視其紀綱法度之何如
故四肢有疾湯劑可攻鍼石可達善醫者能治之猶之
國也病在四方則諸侯之強大藩鎮之跋扈善醫國亦
能治之驗之于古則漢賈誼唐裴度李德裕是也至于
心腹有疾其始不治養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則
雖有善醫者無所措手而況于庸醫乎庸醫不量其疾

之不可為而引毒藥以攻之則疾雖去而人亦亡矣猶之國也病在王室則閹宦亂政姦邪擅權雖智者不能善其後而區區偏材外假强臣之力以鋤之閹宦姦邪雖去而國亦移矣驗之于古則漢唐之末是也高祖由布衣得天下懲秦孤立之弊裂海内以王同姓矯枉過正分地大多賈誼憂焉欲以策銷弱之當時不能用其後有七國之變至武帝時主父偃祖述誼策下推恩之令而諸侯寖以衰微唐自安史之亂權歸藩鎮飛揚跋

扈不貢不朝者不可勝數憲宗得裴度武宗得李德裕而相之四方借亂元惡大憝以次討平此病在四肢而善醫者能治之之類也東漢之末閹宦姦邪得志以起黨錮之獄當時之臣不勝其憤外引強臣以誅之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唐之末閹宦姦邪得志至脅迫其君而幽辱之當時之臣不勝其憤亦外引強臣以誅之而朱全忠亦因以亡唐此病在腹心而庸醫引毒藥以攻之之類也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

不幸有腹心之疾而未至于膏肓則當以藥石早為之計言者國之藥石也通天下之言路使忠義之士得伸其舌而吞其筆嘉言讜論骨鯁之説日陳乎其前正氣勝而邪氣銷庶幾其國有瘳乎若夫深閉固拒以賣直釣名鉗天下之口忠言不進而惟諛佞之是聞正猶抱心腹之疾者未嘗進苦口之藥而日以甘肥悦其意而增其疾欲與膏肓不可得也然則進苦口之藥而彼吐之則如之何曰進之者在我吐之者在彼雖或吐之而

藥之氣味必有入也與夫日以甘肥悅其意而增其疾者固有間矣今有疾者一則進藥石以斬其安一則坐視而不救雖藥石之功未必效不猶愈于坐視而不救者耶作醫國說以遺後之學醫者

清議說

國之治亂存亡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勸沮消長者皆繫乎清議清議者出于人心之同然而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雖萬乘之尊以清議而有所屈雖匹夫之賤以清

議而有所伸位三公禄萬鍾而清議之所不與則適足以為辱蹈鼎鑊催放逐而清議之所與則適足以為榮惟義之所在而不可以智力爭也君子觀焉慕而欲其至甚于爵賞小人懼焉畏而不敢犯甚于刑誅是清議為天下之大閑而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朝廷之上以此崇獎而使清議在上則足以致治而成功士大夫之間以此激昂而使清議在下則雖不足以致治成功而亦可以為持危扶顛之術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亂

亡之道也堯舜之時所進用者禹稷臯陶之徒也所推遜者朱虎熊羆之徒也所流竄放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當是之時清議在上故其治功之盛後世想望而不可跂及豈非致治成功之效耶東漢之末閹官得志姦邪擅權朝廷䘮亂而李膺范滂之徒相與激濁揚清砥礪名節毅然有不可奪之志當是之時清議在下故漢室雖微姦雄熟視而不敢取豈非持危扶顛之效耶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若五季是也方五季時君臣上下智詐力爭不復

知有所謂清議者故賣國販君同乎市道終始五十年間而易姓者六七自古亂亡之世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然則清議之在天下曷可一日無哉故嘗譬清議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人也方元氣之盛邪氣無自而入則疾病不作而壽考康寧及元氣之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交攻然猶未可得而死也至于元氣散則死矣清議在上元氣之盛也清議在下元氣之衰也清議之熄元氣之散也何哉清議者其本出于朝廷進賢而退不肖内君子而外小人以

爵祿生殺廢置予奪之柄爲大公至正之道者是也上失其道而所進者非賢所退者非不肖所内者非君子所外者非小人然後下得以私義自高私智非其上而爵不足以貴之祿不足以富之生殺廢置予奪之柄曾不若片言之褒貶而清議始移于下矣雖然猶愈于熄也清議熄而禮義廉恥皆亡則所以爲國者非其國幾何不至于夷狄乎嘗以詩觀之卷阿者成王之詩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夫以賢者藹藹之多而上則媚于天子下則媚于庶人豈不以清議在上故耶雨無正幽王之詩也其言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朋友責我以義者也進為天子所使而責我以義者怨焉豈不以清議在下故耶至于清議廢則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矣嗚呼朝廷之上若之何而可以不崇奬士大夫之間若之何而可以不激昂哉作清議說以告

蓄猫說

病叟寓長樂城東之佛宮遊居寢臥于一堂之上几杖圖史悉存其中每夕輒為鼠輩之所擾其始也唧唧咀咀吟嘯相呼乍進乍却以搖其鬚其卒也伺昏出穴沓走羣趨掀箱嚙橐循沿盤盂凡果實之在箱篚者汁滓之在甕盎者書籍之初裝褫者衣裳之非在笥者類遭殘毀相逐相鬬緣梁破牖其聲喧然臥不得安僮僕之黠者窒隙鑄以杜之設機械以誤之質鬼神以詛之憑符籙以尸之其術殫而不能去客有請病叟曰隣刹之

猫俊而甚武其斑如貍其猛如虎盍假而畜之庶幾可禦病叟從其言猫至之夕鼠輩屏跡悄然無聲寢安于席病叟又喟然嘆曰鼠為子神其次乞枵隱伏善盜坎民之交晝伏夜動齧而不牙穿墉穴壁所至為家是無益于物而能害物如蚊虻與蚤蝨雖天地不能不生而能生猫以制其鼠永某氏不畜以懼其殃甚者至于舞端門為妖為祥今予假一猫而群鼠自息是豈能盡扼其喉而殺之哉威讋之也有天下國家者任賢使能畜

威望士以為用則盜賊不敢起姦宄不敢作敵國不敢議故士會在晉而羣盜奔秦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趙奢李牧吳起廉頗之徒用于國而四鄰不犯何以異于猫之制鼠哉不然則雖勞心殫術未見其能禦外侮也

作畜猫說

防盜說

病叟所居佛宫面平野而枕崇岡左右皆茘支蔬果之圃雖繚以周墻而曠僻為甚每夕必命僕隷巡儌擊柝

以戒適親戚家有婚姻之事從者盡行其夕不果徼有
盜穴墻以入發櫃探囊而趨所失甚衆病叟笑曰此
吾不戒之過也彼為盜者安意室中之藏朝夕營度伺
間投隙以求其所欲如小人之窺君子邪氣之侵肌膚
一有不虞則墮其術中矣今强盛之寇愈肆憑陵僭
竊之國並以鴟張垂涎拭目貪婪窺伺日有渡江南牧
之意而廟堂之上玩歲愒日偷取安逸怡然不以為事
沿江諸鎮將驕卒惰無捍患禦侮誠死邊疆之心卒然

有警且何以抗之哉作防盜說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七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八　　宋　李綱　撰

對

釣者對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吐奇隨勢如轉圜應變如發機默于所當默為於所當為服冕乘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歷金門上玉堂載筆螭坳日侍清光曾不能結舌鉗口循

默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觸諱志澗論疏
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退趨辛蒙寛恩薄謫坤隅倥
偬莞庫沉迷簿書曾不愧悔色澤膚腴何其謀身之拙
而執心之愚乎予殆病矣我其勞諸主人隱几戰然笑
而答之曰若予之言無自而可我將勞予而予有何勞
于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
履位上下以際各盡其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
臣也聽言而出治者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

求生以害仁知致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於屠釣伊尹干湯以鼎俎甯戚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得秦穆公于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收功當年垂譽千古今予人雖微而屢蒙于擢用位雖卑而接武于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僅逾事而紱默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獲罪于天之是恐觀于古人蹟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于

犯顏周設官以詔皦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獒而召保訓太廟納諤而臧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晷或還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額叩于龍墀或血汚于車輪斧鉞在後諤鍰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福于未然前者仆矣後者繼踵輕一死於鴻毛安天下於泰山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悛或藏斷以志良諗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行其道而振

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底生民之大福為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為可貴也今則不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骾敢言之臣其曠大之度寛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罪不過于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而士咸佖佖睍睍拘拘戚戚取容媕阿擬步蹶踖翕肩畜縮卷舌噤默覩時低昂逐勢反側保寵禄以饕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譬猶仗下之馬韝上之鷹飽毛血而不搏飫芻豆而不鳴俗日益媮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乎令子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莞庫簿書之繁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而三黜以仲尼之聖委吏而乘田魯連抗志于蹈海仲子辭祿而灌園子雲不能汲汲而執戟望之不肯碌碌而抱關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予雖負於罪戾猶得齒于官聯職事粗辦逡巡居飽餐入則左圖而

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安也且予聞之天迴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須臾藹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于萬世寄眇質于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眷強名之妻孥節概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何咸梗莽而邱墟方竊竊然自以為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倚伏變化杳冥震盈回溥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為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為夏之歊蒸霽極則雨兮晦極則明剝終則貢兮否

終則傾管仲射鈎兮卒為仲父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我榮雖死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為怨府貴為禍柄隙不在大力難久勝德裕釁兆于奉策霍氏禍萌于驂乘與其一趺而赤族曷若退居閒處樂天而知命予方築室山林買舟江湖冀蒙貸宥得歸故廬樂惠山之泉石友梁谿之龜魚圃有松竹几有詩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玩意寂寞遊心物初以

此終身又安知榮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奸諛而託儒主父顧烹于五鼎伯倫寄傲于一壺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言于五蠹孤憤之説蘇秦勵志于捭闔揣摩之書僕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

釋

釋疑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

見涯涘踰汴堤循顧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湯玉津園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于是諸門悉上藉新城以為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山水所不及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漑田野間以殺水勢于是漕運不通而幾旬悉罹水患矣先是暴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為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備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覩主上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愚

戇不能自已因奏疏論列大意以為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遹遠驚懼誠大異也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修祖宗故事以慰天下之望且請因侍立許直前奏事以盡區區所欲言者時十有三日也疏奏屏息以俟而是日無命翌旦造朝侍立如常儀既而宰執奏事班退傳旨閤門令先退不復得對因上章待罪逡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官

守有言責子以記注為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乎予應之曰古之為臣者皆可以有言于君故有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既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綴侍從末班遇所當論者論之乃其職也曷為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

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事況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叅裘直前論之以所論不當為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為罪也子曷不責今之不言而曠官者顧乃責我以侵官也客曰然則近世任此職曷為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一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進居侍從之列今人以得侍從為榮故例為循默以俟遷耳客

曰然則吾子何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予應之曰是何言與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貪位慕祿過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以爵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也予爲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哉况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未可言而

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說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于可言之時則從言于不可言之時則凶今子之言時乎予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大事之可若也當大事之可則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龍逄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于

聖明之主而防患之説必出于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納君之言切故也客曰予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予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夫災異之説起于漢儒今予之言若是揆于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予應之曰昔高宗有雊雉之異而祖己訓王以先格王

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灾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作春秋于灾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為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于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旨也何庆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為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一正君而國定矣所謂正者豈事事而為之哉特在夫心術之間耳茲事體大未可以立談判也客愕然曰曩也我有疑于子今聞子之言渙然冰釋矣

因敘其語以為釋疑

辯

華山辯

五嶽之名若岱宗為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乎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為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揫斂之地何華之有說者又曰華山有

蓮華峰其上生蓮華退之詩所謂太華峰頭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華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獨嘗疑此說以為未然元符間予遊西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邐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沙陽見其圖于維文疇老家疇老頃嘗官華州得此圖云不失真閑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其所以命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為天子削瓜則華之凡有所分者皆為之華故

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㬎然分而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旁小峯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曰析城者皆以山之形所相似者名之矣奚獨于太華而疑之事不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

對

釣者對

李子遊于沙溪之陽有釣者焉攝鍼以為鈎擘粒以為餌持竿歴時然後有食者引之得魚纔數寸鱗鬛虬然釣者有喜色李子戲之曰嗟乎子之釣何其所得之微也子亦知夫龍伯之國有釣鼇者乎渭水之濱有釣璜者乎富春之渚有釣名者乎子胡不釋此而從彼釣者忿然作色曰子之譏我豈不以彼之所得者大而我之所得者小耶彼之所得者雖大然曠日持久又不可必

我之所得者雖小然朝夕有獲焉方吾沉鈎投餌引纖鱗于清波之上與夫連六鼇獲雙璜得重名者亦無以異也吾方待此以充吾之晝餔又安能釋此之甚易而從彼之甚難哉孚子其魚不顧而去李子嘆曰天下之事多有似鈎者之所謂者今夫抗志立身學王佐之畧致君澤民顯當年而名後世固不若祿仕全軀保妻子之為易也非特為士者如此而為君者亦然今夫帝王德業百年而後興必世而後仁固不若霸者富國强兵之

爲易也非特爲儒者如此而爲佛者亦然今若菩提涅槃積刼脩勤化導有情固不若聲聞獨覺自了疾証之爲易也易者順流而趨難者望崖而反此世之人所以多捨大而樂小也悲夫因書其對以自警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八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九　　宋　李綱　撰

非權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古人以為難而今人以為易何哉古人之所謂權者所以為道也故異以行之而不失其正今人之所謂權者所以為利也故機變之巧無所不至則詐而已矣孔子于南子見所不見于陽貨敬所不敬所謂權也告子路以予所否者天厭之諾陽貨以仕而終不仕則權而不失其正故曰于衛主癰疽于齊主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孟

子對梁惠王以今樂猶古樂對齊宣王以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文王好勇所謂權也然於樂言獨樂不若與衆
於色貨勇言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則權而不失其正
故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用權者必若孔孟而後
可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所以用權者為利而不為道故
君之所言而然未嘗有所可否焉君之所行而善未嘗
有所正救焉昔之寒心而變色者相與締交而不以為
羞昔之駭聞而竊見者相與公言而不以為耻其言曰

吾之權術在是不如是則吾身之不能安也吾富貴之不能保也然則其所謂權者果為道耶為利耶其與古人之權果有異耶其無異耶夫權猶權也以輕權重使無失其平古之人遭變事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之人一切用權以為安身保富貴之術而風俗益以媮綱紀益以壞姦佞益以肆言路益以塞天下日受其敝罪在于大臣之用權于斯時也又欲以權濟之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其名曰益多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正而後

可

救偏

或曰比年以來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廢興何其紛紛也其孰為是耶其孰為非耶曰自其所持之說言之則皆是也自其執一端而不能反者言之則皆非也何哉比年以來操天下之柄者所持之說大槩有二一則曰必為寛大一則曰必為揫歛為寛大者之說曰四海至廣生齒至衆以天下之財而養天下之人立天下之事誠

得理財之術則何患乎不足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以節用為非而官吏之冗濫政令之猥并蠹國害民虛竭帑藏而不可繼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耶為掊斂者之說曰天下之財入有常數不務節約而量入以為出則糜費多而蓄積竭將無以為國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一切務為削弱而省官太多士夫至于失職罷事太過天下無所取信又其甚者聚斂掊克傷國體而失民心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也二者之說若東西之不

相比若水火之不相入迭相毁譽更相排斥方其是時而說行則人才由之而進退政事由之而廢興人才初不問其賢否也進非其門則竭力以排政事初不問其當否也建非其意則騰口以議是以十餘年來紛紛不已搢紳胥被其禍而治功亦不克成者其弊在于操天下之柄者各執一偏之見而無公天下之心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中而後可

原

原正

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夫所謂正君者豈在夫頰舌之間或進退去就不失其正使人君之所敬畏而取法焉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進退之不失其正者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此去就之不失其正者也夫惟進退去就不失其正故道可行于君獻可而

替否陳善而責難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其前而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由修身齊家推而達之天下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不其然乎後世之為臣者則異于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其既得之也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是以率皆操權術以事其君機變之巧詖佞之辭顯行而公言之不以為羞內結嬖佞外植黨與惟恐人之軋已而爵祿之不固也欲其正君而定國也難矣哉或曰事固有逆取而順守者以權術取之

以正道守之則如之何曰始正而終邪者有矣未有始邪而終正者也商鞅因景監以見而趙良寒心李訓鄭注因王守澄以進而識者知其必亂進不以正而能正人者自古未之有也或曰管仲以其君霸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如是不能趨時以成功曰管仲霸者之佐耳得君之專而功烈之卑曾西之所不為也何足道哉或曰必欲以正没世不行則如之何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可行則施之以為人不可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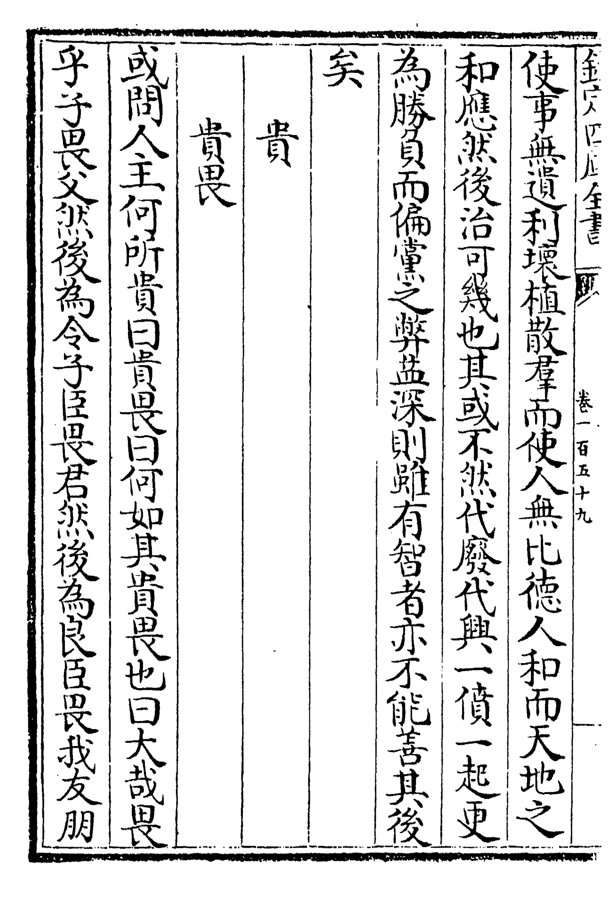
斂之以為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没世不行何病之有

原中

洪範于皇極之疇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者言其所居也無黨者言其所與也以所居之無偏而所與者無黨故足以致廣大而蕩蕩以所與者無黨而所居者無偏故足以致辨治而平平其本皆在于皇極而已皇者何道也極者何中也人君以道致中

而偏黨之名不立則質大辨治者乃其效然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無偏與湯執中立賢無方非無黨與後世以立事則常患乎有偏以用人則常患乎有黨曾不足以望治古之隆者凡以不知所謂以道制中故也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偏毗其在天地則為災其在人則成疾惟陰陽適中而沖氣以為和然後風雨節而寒暑時血氣平而形體康自然之符也比年以來務侈大者至于泛濫而無均節之法務孳斂者至于削

弱而無變通之術立事之有偏孰甚于此用此則凡彼之所汲引者皆逐而去用彼則凡此之所論薦者皆斥而遠用人之有黨孰甚于此惟其有偏故事不議其是非非已所立則一切廢之惟其有黨故人不察其賢否非已所用則一切排之是以十餘年来治功不克有成而搢紳實受其禍者不能以道制中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建用皇極以照臨百官事惟其是而不問其出于誰之手人惟其賢而不問其出于誰之門興治補弊而



使事無遺利壞植散羣而使人無比德人和而天地之和應然後治可幾也其或不然代廢代興一僨一起更為勝負而偏黨之弊益深則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貴

貴畏

或問人主何所貴曰貴畏曰何如其貴畏也曰大哉畏乎子畏父然後為令子臣畏君然後為良臣畏我友朋

乃無失德畏此簡書乃無瘝官龔諸人間未有不須畏以成者況人主履至尊操利勢擅威福以御宇內合四海之廣士民之衆北面而臣服之非有所畏則何所爲而不可是以其上必畏天次必畏民其次必畏相其次必畏天下之言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畏天者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此畏民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非畏相歟導民者宣之使言非畏天下之言歟夫惟知所畏者如此故能恐懼修省上以謹天戒哀矜惻

怛下以得民心敬大臣以盡其謀開言路以通其志未有不措天下于大治者也及其反是則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非所以畏天也謂己有天命非所以畏民也暱比姦邪而遠天下之賢則相不足畏也賊害諫輔而鉗天下之口則言不足畏也是四者一無所畏而肆于民上未有不措天下于大亂者也然則自古以来興王之所以寖明寖昌亡王之所以寖微寖滅者無他畏不畏之間耳傳曰畏天者保其國又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又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皆所以明其不可不畏也故曰人主之所貴者畏為先

貴和

或問大臣何所貴曰貴和曰何如其貴和也曰可否相濟之謂和猶之和羮鹽梅之味相反而其和可于口猶之和樂琴瑟之聲相雜而其和適于耳若鹽梅之專一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左右人主而法度號令之所由出者也非可否相濟而為和則挾私以害公固位以爭寵建一政事不議是非肆言以詆之用一人材不察賢否極力以排之遂使法度昔是而今非號令朝出而夕改綱紀日壞而天下紛然莫知所適從者大臣不和之所致也或者曰大臣異論如此豈非可否相濟適所以為和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和者有異而無乖異而至于乖則非所以為和矣所貴于可否相濟者謂其相濟于未然之前非以相

反而乃以相成也如未然之前初不可否而既然之後退有後言非以相成而乃以相反則所謂不和孰甚于此或者曰敢問大臣不和則綱紀日壞而天下莫知所適從者何也曰綱紀者天下之本也朝廷者綱紀之本也大臣和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綱紀立綱紀立然後天下定于一而知所適從焉大臣不和則朝廷之勢分方且內援嬖倖以為強外植黨與以自助政出多門莫得而遏也權歸北司莫得而收也朝廷操虛器以奉行文

書綱紀安得不壞士大夫無所取正天下安所適從哉昔漢陸賈說陳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之權在一君掌握之間耳陳平從之與周勃交驩而吕氏之謀益壞此大臣和則朝廷尊而綱紀立之效也晉國之政不一狐突嘆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因奉重耳以奔狄此不和則無可適從之效也近世韓魏公琦富鄭公弼范文正公仲淹議論上前未嘗不爭可否及退而相驩則無纎芥之疑嘗曰吾三人者方議

國事正如駕車以行險不得不爭及適乎安平則了無
一事矣雖自若也嗚呼非以天下之至公而忘其私者
孰能如是可否相濟之和于是乎在故曰大臣之所貴
者以和為本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

宋 李綱 撰

戒

戒怠　戒貪

書事

書僧伽事　書范文正公事

書杜祁公事　書韓魏公事

書張子厚事　書曾子宣事

戒怠

李子寓居輿國佛宫既涉三時頗怠于守夏秋之交鬭北戶以來風命樽罍以獨酌有偷兒窺伺夜半踰垣開牖發篋以探酒器有聲鏗然意其鼠也呼童燭之則兇也遽挈所得以往僕隸追之弗及而返李子喟然曰曩吾之始居于是也以垣墉之弗固也門關之弗謹也巡徼之弗備也藏之深而守之警有肅心焉雖有善偷者莫得而窺也今吾之久居于是也増卑培薄垣墉固

矣出察入幾門關謹矣擊柝傳呼巡徼備矣藏之慢而守之易有怠心焉故彼得以乘間而竊發也我不招之彼惡得而至之易所謂慢藏誨盜也我之過也彼何罪焉嘗試以一身觀之所以養生者怠則邪氣得以襲所以脩性者怠則邪說得以害亦猶是也嘗試以一家觀之所以防閑者怠則悔吝生所以輯睦者怠則爭怨作亦猶是也豈獨是哉昔之有天下者若夏之少康怠于畋游而有窮后羿乘之若唐之明皇怠于逸欲而安祿山

乘之其理亦然故曰國家閒暇及是時修其政刑誰敢侮之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作戒怠以自儆

戒貪

盜入梁谿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候人疑而訊之色變執于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黥梁谿憮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于我之室也自謂得志慨

然負價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足以充其欲則慊然有不滿之意迨執于有司也曩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猶且慊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先朝露則向之所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之淪入苦趣有至于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其異于此盜也幾何因書之以

為貪者之戒

書事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為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于傳說著于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脩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朏齋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

揭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
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以歎異得未曾有及辰巳間天
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
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停光彩炫爓鑠人目精
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
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
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
對珠隱不現其楹桷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

璨相射如白月晝然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爚繽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壽奉使徐禋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以為自昔顯示神變未有若此之盛者其後胐齊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

莫知所為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餅餌施之且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擢正壅水道于是人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無尺椽片瓦之遺積于壞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不開扃則所施餅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于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出見輦轂之下者

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狀又見于天清塔又見于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為行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抵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祐我昌祚蓋此謂也予時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于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感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

此土衆生有大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
身而維摩詰所説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脱門能
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
聞者著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相修菩薩行者有所
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歸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
二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

書范文正公事

文正范公為諫官時以言事左遷者屢矣方其在朝自

奉簡儉及謫居于外則務為豐腆或問其故答曰吾以自適耳夫進退者士之常而比年以來士風頹靡進則窮奢極侈以事富貴退則愀然有憔悴可憐之色者皆是也觀公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可謂深達進退之理矣夫進而簡儉則無所戀著而去就輕退而豐腆則有以自適而志氣自若公之高明豈不知進退如一而為此不同哉蓋將以其身為中人法故也予得此事于吳元中給事因書之使後進知前輩所為皆有深意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為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都謁杜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覷公志氣欲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于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為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退顧無所歸為妻孥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

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為戒可不悲哉觀邵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王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為難王局曰莫難于定策永叔曰使我輩處此時當如何王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我輩皆能為之何難之有王局曰然則孰為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

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
曰是必有内侍交搆兩宫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
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
空頭謫降敕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
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内侍至都堂立庭
中面責之塡敕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
上具道所以于是兩宫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予作
晝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蓋謂

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别錄遂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章子厚事

予備員國史修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録所載子厚爭内降除諌臣事可取因書之元祐初母后垂簾内出朝臣姓名數人皆除諌官子厚于簾前力爭以為不可簾中曰此皆大臣所薦子厚曰大臣所薦當以明揚豈宜密有論列上新即位動當遵守祖宗故事柰何首為亂階今雖未有害異時奸邪大臣陰引臺諌與之結交

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罷噫薦引士大夫固大臣之職也然不當密薦之弊有二一則開多岐之門而權去朝廷二則彰私恩之地而浸成朋黨庶官猶且不可況臺諫乎觀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詆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筦庫州縣豈不賢哉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已蓋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我與子厚亦云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為侍御史奏疏論宫禁中事哲宗怒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敦逸言事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為言哲宗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于子宣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能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儻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佛骨事憲宗

將柢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其母老為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為歎息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一　　宋　李綱　撰

題䟦上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䟦尾

淵聖皇帝御書䟦尾　皇帝御書䟦尾

皇帝御書詔書記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㬇御書䟦尾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䟦尾

皇帝御筆賑濟詔書跋尾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跋尾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詔内禪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即位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道君太上皇帝行幸東南八日金人來侵二月十日退師三月道君回鑾自鎮江府次于南京有旨詣亳州太清宫酌獻是月十六日

臣被命奉迎二十日至南京次日對於内殿奏陳淵聖
孝思願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下慰勞久之二十二日
扈從詣鴻慶宫燒香還宫再名對數奏移時有旨罷幸
太清宫令臣持御書及小字青詞赴闕二十三日朝辭
面賜玉帶牙簡即具錄所得聖語奏聞奉淵聖御批有
知卿奏對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到闕對於垂拱殿
以所賜帶簡繳納王府蒙降旨再賜四月初三日道君
行宫次京城外車駕出郊奉迎是日道君入居龍德宫

臣還自南京前後三被道君御書皆進呈淵聖得旨再賜謹摹勒其二刻諸琬琰以永其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淵聖皇帝御書跋尾

臣靖康初誤蒙淵聖皇帝識擢承之政府凡半年被命宣撫兩河自出師至以疾丐罷凡五十餘日前後祗受御筆七百餘件裝褫成七十軸寳藏私家謹以詔書宣諭批荅五道摹刻於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

綱謹跋

皇帝御書跋尾

皇帝以丁未歲五月朔自康王大元帥登寶位前數日以御書遣官齎至荆湖北路賜臣迨今九年矣臣以衰病屏伏海濵今年春被受詔旨令條陳邊防利害來上臣具奏以聞七月十七日伏奉親筆詔書所以襃寵者甚渥臣不勝感恩榮幸惶懼戰越之至謹摹勒上石以示萬世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敵人稱兵南牧侵擾淮壖邊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啟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百其勇提音載路屢奏膚公敵人震讋潛軍宵遁策勲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治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於敵退之初圖為善後之計發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嚬微臣嘗叨近司

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芻蕘之言達於丹扆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旣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聰惟是學識迂踈言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瓌奇有鸞翔鳳

翕之勢天光下逮蔀屋生輝顧臣愚庸何以報稱竊觀自昔帝王當承平無事之時圖維治蹟未嘗不以求言為急務故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況於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黄髪而霸業成漢屈羣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考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以

大有為修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偽底定中原紹復
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待盡山林
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摹勒成碑以
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言樂取諸人以
為善者如此用為獻言者之勸不其韙歟紹興五年歲
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記并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㬇御書跋尾

宣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為不足道

靖康之初金人來侵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宫間隔陰有小人交鬬其間所以敵退二聖重歡略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為進身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迨敵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悟罷唐恪相出聶山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既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强我弱之

所致殊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之間號爲至難况當國家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備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宋㬇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淵聖御書如行宫邂逅相見甚款聽其言蓋惓惓有意於兩宫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之江

西師事復與喚會於豫章喚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奬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鑾輿滯於沙漠而未還中原困於虵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今天啟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還兩宫以還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十二月十

四日具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䟦尾

臣昨者誤膺睿奬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而臣憂患之餘重以衰疾深懼不足以仰副使令剡奏力辭至于再三屢被詔旨不容遜避又蒙天恩親灑宸翰式遏其行有卿宜以安社稷爲已任勿閒中外勉爲朕行之語顧臣學術迂踈材能淺薄何以當此雖力疾之官已數月餘黽勉職事僅免曠敗曾無尺寸涓埃之補此

臣所以夙夜慙懼唯欲歸休山林以逃素餐之責也上章乃䝉終冀矜從謹摹勒親筆詔書于石置豫章公宇中庶幾來者有以見聖主待遇舊臣之意垂不朽云紹興六年八月十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言

皇帝御筆賑濟詔書䟦尾

臣今春入覲天闕蒙恩内殿引對恭被玉音撫勞良渥臣具以衰病乞免新任上宣諭曰江西旱災饑民乏食頗有流移煩卿一行以寛憂顧臣俯伏受命不敢固辭

疾驅之官次本路界首被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委以勸積粟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聖意與本路監司協力推行分遣僚屬責州縣勸誘出糶庶幾實惠及民以稱詔旨凡賑濟饑流民五萬有餘以積粟糶者二十餘萬石亦有願獻錢穀以助賑濟者雖深山窮谷稚耋惸嫠無不滲漉德澤保全其生夏秋之交雨暘時若新穀倍收厥價十減七八民大和樂化愁嘆為謳吟變貧窶為富實感召和氣

導迎休祥實自聖主仁心誠意之所感格或謂至誠不足以動天地臣弗信也謹以親筆詔書刻之金石以示萬世使知中興之運蓋有本云紹興六年八月十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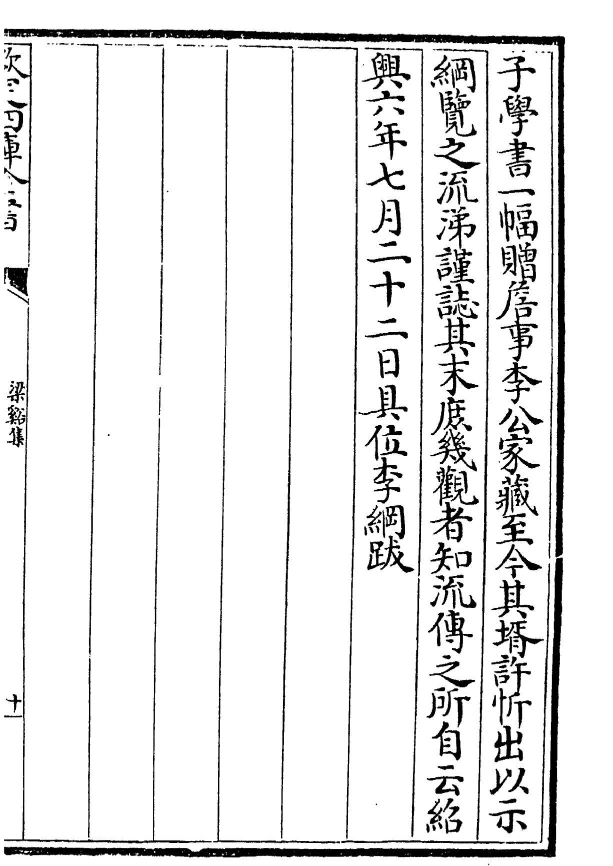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淵聖皇帝毓德東宮十有一年仁孝恭儉敷聞四方平居無所嗜好惟以文翰自娛未嘗暇逸觀所書道德經少陵詩與太子詹事李詩帖其玩意篇籍尊禮師傅謙

光日新之德可謂盛矣使當承平爲繼體守文之主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何以遠過惜乎炎運中微金人孔熾嗣大寶於國步艱難之中謀夫不臧卒蒙大難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痛心而泣血也歲在丙辰臣蒙恩來帥豫章僚屬許忻出前數書相示覩翰墨之如新想威顔之在望悵日月之易逝悼鑾輿之未還感憤激切不知所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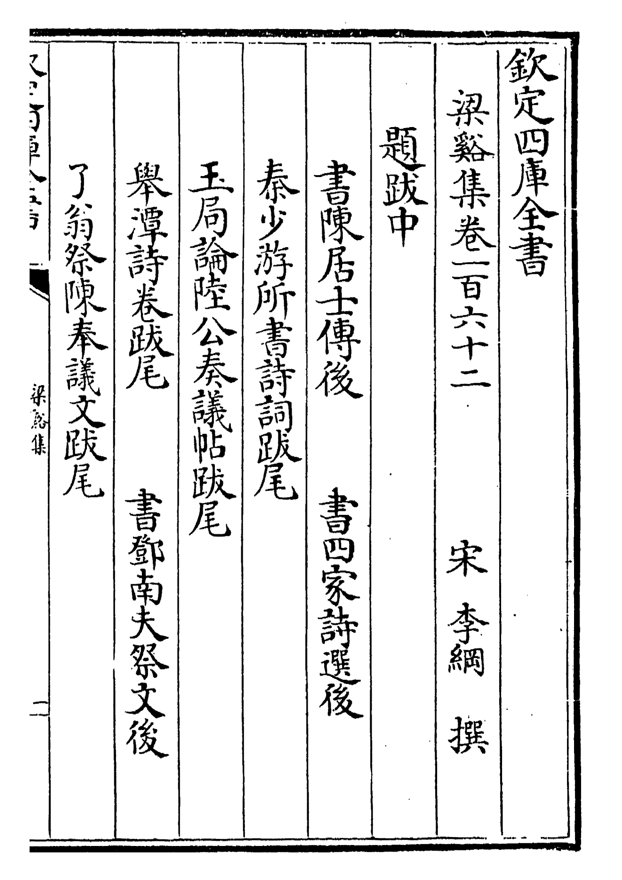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綱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内殿蒙恩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玉束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揖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羣臣咸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宫位號是年冬金人再侵闕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去天下聞之莫不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温文之德有天人之相一旦倉卒至此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在東宫時嘗以皇太



子學書一幅贈居事李公家藏至今其壻許忻出以示綱覽之流涕謹誌其末庶幾觀者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綱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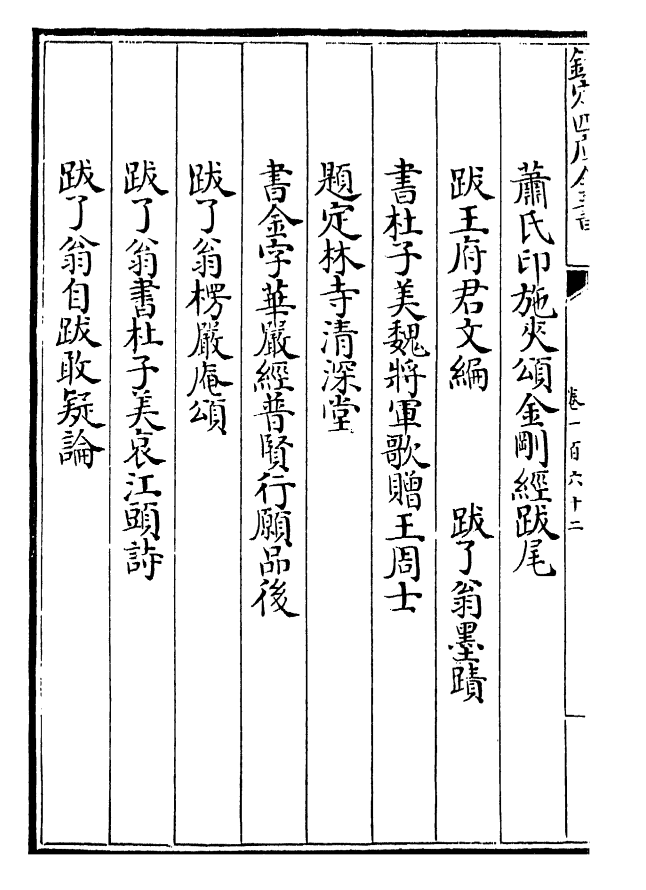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二　　宋　李綱　撰

題跋中



跋了翁廣龜鏡錄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

題所書普門品

書陳居士傳後

予嘗愛范曄作黄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楊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生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五月十一

曰梁谿居士李綱書

書四家詩選後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詩選以盡唐人吟咏之所得然則四家者其詩之六經乎於體無所不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百家者其詩之諸子百氏乎不該不徧而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覽者宜致意焉

偶讀四家詩選因書其後宣和庚子仲夏十一日

秦少游所書詩詞跋尾

少游詩字婉美蕭散如晋宋間人自有一種風氣所之者骨骼耳然要是一時才者沙陽俞趺出以示予為跋其後宣和庚子仲夏梁谿居士書

玉局論陸公奏議帖跋尾

凡文之作貴如穀粟布帛適於用而達於理斯足矣予觀陸宣公居倉卒擾攘之間其奏議所陳動中時病屈

折覶縷皆根柢仁義道理明白真得作文之體宜玉局之敬慕而不忘也德宗在艱難時恃贄如左右手及信任裴延齡輩則棄之如弁髦土梗一斥不復真少恩哉

宣和庚子仲夏梁谿居士書

舉潭詩卷跋尾

故奉議郎致仕潁川陳公事其母夫人樂氏以孝聞夫人既捐館舍卜葬於舉潭公為之築庵曰悟真堂曰追遠亭曰歸真以為祭祀焚修之所故樞密蔣公右丞陸

公巳下百餘人賦詩以詠歌之而夫人淑德懿行益彰
聞于時予來沙陽不及識公而與其子正式遊間造隱
圃觀池亭竹樹之美皆公身構而手植者可以想見其
為人正式一日捧舉潭詩卷裁書屬予曰先子平昔留
意於此既得修撰羅公序其前矣願吾子跋之以垂不
朽予一再辭不可則為之言曰天下之大戒二其一義
也其一命也臣之事君義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子之
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故其生之所以養死之所以葬

既葬而築室以為祭祀焚修之所又求當世顯人與賢士大夫書而歌之不如是則孝子必慊然有不足之心焉若公者其於事親可謂無所慊矣予聞公年七十即謝事優游燕閑凡二十年雖耄而聰明不衰臨終怡然而化則其胷中所養宜何如哉惜乎不及識而聞其謦欬之餘也予既賢公又嘉正式能成先志勤勤而不倦於是乎書宣和二年七月三十日梁谿居士跋

書鄧南夫祭文後

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所與遊予來沙陽時南夫已死不及識識其子肅俊美而力學有以見南夫之義方及觀了翁祭文右文羅公之跋尾乃知二公平昔皆與南夫游從厚善其所稱道不妄又有以得其行己之大槩然則予雖不識南夫固已深知其為人矣南夫雖不遇於時有令子以傳家又得名卿碩儒之文悼惜而振發之可以垂於不朽夫又何憾宣和二年二月九日

了翁祭陳奉議文跋尾

予昔邂逅見了翁於姑蘇觀其容貌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挫聽其辨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於沙陽見了翁祭其兄奉議公文辭意之高潔筆力之遒健與昔見其容貌志氣辨論無少異焉信乎養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畫似其為人也宣和庚子秋梁谿居士跋

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跋尾

子嘗讀易觀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不離文字而孔子繫之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然則六十四卦爻象彖辭果足以為易而所謂易者果何物哉及讀釋氏妙法蓮華經觀二十八品譬喻言說亦不離文字而其言曰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又曰若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諸佛不如受持此法華經然則二十八品譬喻言說果足以為妙法蓮華經而所謂妙法蓮華經者果何物哉即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以學

易易已明則六十四卦爻象彖辭如糟粕如筌蹄即二十八品譬喻言說以求妙法蓮華經經已見則二十八品譬喻言說如夢幻如響像然則易之所以為易妙法蓮華經之所以為經斷可識矣由是推之則釋氏之書所謂金剛所謂圓覺所謂般若所謂涅槃所謂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所謂大方廣佛華嚴一切大乘經典名字方便善巧種種不同無非明此一書者具眼人即其名以契其旨則讀誦書寫受持演說勝妙功德一念周圓

宜其世間人天小果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也雖然理不
礙事事不礙理文字諸相無非解脱故有以音聲讀誦
以筆墨書寫以憶念受持以議論演説亦能現獲不可
思議報應寧不信然觀右文羅公序蕭氏印施夾頌金
剛經其文高妙深達經旨又為裒集持經報應十餘事
併併刻之助發信心其於理事可謂無礙矣蕭氏求跋
於予故予為言學易之説使知儒佛初無二道學者當
以心契之也宣和庚子九月三日梁谿居士跋

跋王府君文編

王以寧周士出其先府君手澤一編示余詩章雅麗筆蹟清勁真傳家之寶也靖康二年歲次丁未四月三日觀于潭府漕衙之翠藹堂武陽李綱伯紀氏跋

跋了翁墨蹟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雲溪時了翁自天台歸通州與之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居南康

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慇懃且以序送
淵并致意焉既而了翁荅書辭意懇懇至舉狄梁公及
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予竊怪公相期
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元歲次丙午天子
初内禪金人來侵余蒙恩自奉常不旬日擢叅大政
實總軍旅之事踰月敵退宗社以安四方粗寧叨處樞
輔追感知己恨公云亡不及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
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竄貶由建昌再謫川峽適盜

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荅余書藁獨闕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為之流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之凛然如對面而聽其亹亹之言也吳君嘗從公游篤善好學因録余書序及公所荅書并以遺之以荅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李綱謹跋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金人再侵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為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藹堂

題定林寺清深堂

李伯紀被召赴行在適汴流淺涸自臨淮遵陸道虹縣憩定林寺愛西堂幽邃竹木蒙密盛夏無暑著氣日之曰

清深堂命叔易篆其榜以贈長老昌公時建炎改元五月二十四日

書金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諸佛菩薩信解行證大乘之秘典也所説句偈不可量數而龍樹傳於海經貝葉翻於震旦凡三十九品為八十卷其後又得普賢行願一品蓋是經深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成於普賢則得願品之來雖無量句偈未悉宣布而華嚴宗旨固已畢陳矣有大

比丘敏傳以金書是經將建重閣藏于雲巖禪刹余方謫居鄂渚假道修江因施金俾書行願品附于八十卷之末庶幾華藏功德周圓法界含生均霑利益時建炎二年歲次戊申六月二十三日具位李綱書

跋了翁楞嚴庵頌

了翁於世悲願宏深淪没已久如以願力故當復再來觀其所贈東林珪老伽陀所謂休休莫莫不可說此不可說亦不可三復其言而悲之再來時節因緣必不爾

也戊申初秋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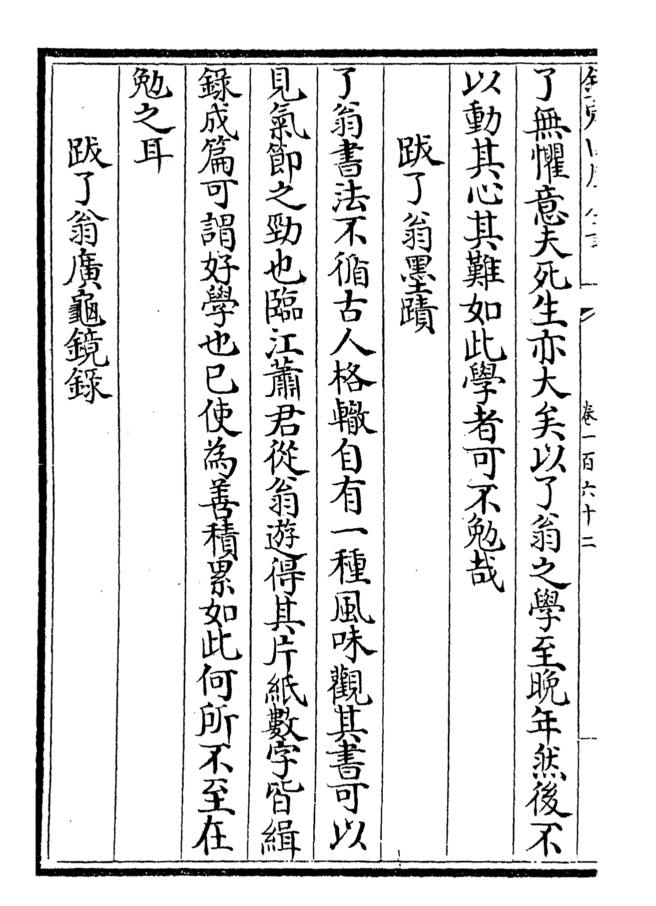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世故多能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沒前數日其孫壻蕭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爲書老杜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略無衰病之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至於凍餓

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於武昌出公書以相示為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於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足恤所懼者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則



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跋了翁墨蹟

了翁書法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觀其書可以見氣節之勁也臨江蕭君從翁遊得其片紙數字皆緝錄成篇可謂好學也已使為善積累如此何所不至在勉之耳

跋了翁廣龜鏡錄

蘇許公中樞龜鏡錄執國柄者可以書紳了翁廣之有味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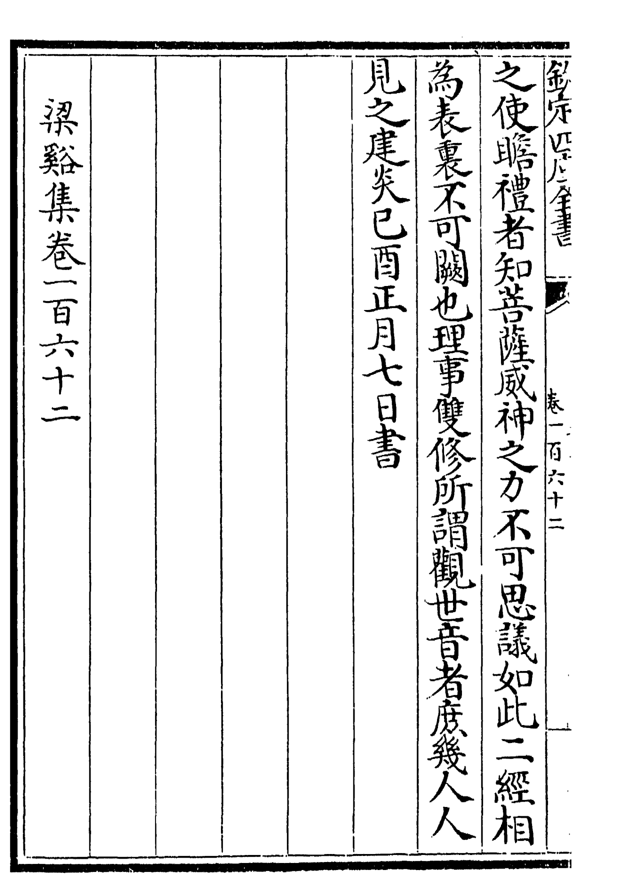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

諫議陳公留心内典尤精於華嚴手寫數過前後抄錄其要積累篇帙平生踐履惟以澤物為心處憂患如游戲蓋深解乎此觀其所書世間法界等語真知言之要哉

題所書法華經普門品

諸佛菩薩不捨慈悲不厭生死以濟群品而觀世音菩薩悲願洪深與十方法界衆生有大因緣能施無畏之力為諸衆生之所依怙故普門品言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即理而言所以表法謂如一念熱惱即落火坑一念變異即飄墮羅刹鬼國一念瞋毒即為蚖蛇惡獸一念貪恨即為惡人怨賊一念殺害即為刀杖一念繫縛即為杻械枷鎖而觀世音者豈異人哉稱其名

號觀其音聲旋倒聞機反聞自性則諸苦皆空應念解
脫然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故有常念恭敬供養觀世音
菩薩者隨感而應如影逐形如響答聲真有火坑變成
池者真有脫羅刹惡鬼之難者真有刀杖段段壞者真
有杻械自脫者威神之力不可思議佛如實說非虛言
也某遇先妣衛國夫人吳氏忌辰既書楞嚴經觀音圓
通品以施澧州夾山長老覺海大師善能使置所建觀
音正法樓中以資冥福又書法華經觀音普門品以遺



之使瞻禮者知菩薩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如此二經相為表裏不可闕也理事雙修所謂觀世音者庶幾人人見之建炎己酉正月七日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二